

千里眼系列

せんりがん

千里眼

姜向明译

松圭祐

せんりがん

千里眼

姜向明
译

冈祐
松圭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千里眼/(日)松冈圭祐著;姜向明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5

(千里眼系列)

ISBN 978 - 7 - 5327 - 6805 - 9

I . ①千… II . ①松… ②姜… III . ①长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 .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64230 号

Senrigan Kanzenban

© Keisuke MATSUOKA 2000, 2007

Edited by KADOKAWA SHOTEN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7 by KADOKAWA CORPORATION, Tokyo.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DOKAWA CORPORATION, Tokyo
through JAPAN UNI AGENCY, INC., Tokyo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5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STPH)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9 - 2013 - 324 号

千里眼

[日]松冈圭祐 著 姜向明 译

责任编辑/王洁琼 装帧设计/柴昊洲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上海顰辉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1 插页 2 字数 153,000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 — 5,000 册

ISBN 978 - 7 - 5327 - 6805 - 9/I · 4116

定价: 39.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 - 57602918

目 录

父 母	D B 9 106 101	教 典	金 鹰	过 去	表 明	惜 别	舰 桥	零 点	岬 美	密 码	观 音	地 狱	烈 焰
			飞 行 员	74	意 图	59	42	二 秒	由 纪	15	4		
						68				37	30		1
													80

光带	腹内	鲁莽	征服	风暴来临	南房总	无边的黑暗	旅行	坐禅	C4	后催眠	松弛	对应	催眠推销法	搜查	违反规定
244	238	229	223		199		185	180	174	165	157	150		122	

210

195

135

116

心理测试	命运的走向	追踪	想象	天鹅之歌	垂直落下	爱国者	电流	迎击	先锋	欺骗
		302	297				272	264	259	253
335	306				293	282				278

地狱烈焰

要是逃到人迹罕至的深山里去了的那名男子被抓住，等待他的命运无非是死刑或无期。

为什么呢，因为他杀了一个女人，并抢了她的钱包。

在犯下杀人罪后，哪怕再抢一分钱，都会被定性为抢劫杀人罪。而抢劫杀人罪的刑罚，不是死刑就是无期。

说什么也不能让他们逮住了。

昨晚开始下的雨，一直到今天拂晓也没停。在刺骨的寒气中，急促的呼吸也被染上了白色。

男子飞快地穿越在晨雾中若隐若现的森林，来到了一座寺庙前。

正殿里空无一人，一片荒芜。既无香客，也无修行僧。门已损坏，墙板发霉，这里那里的窗玻璃也都破了，不过天花板还没有掉下来。

真够运气的。可以在这里暂避风雨。

闯进去一看，不知为何草席却是全新的。

大概是在修葺中吧。看来这地方还没有完全遭人遗弃。

男子走近佛龛。如果此地有人进出,那么也许能找到什么值钱的东西。

此时,窗玻璃微微有些晃动,发出哗啦啦的声响。

无数小佛像也抖动起来,像是在发出共鸣。

放眼四周,难道是开工了?不过,窗户外并无人影。

突然,一阵混杂着呼啸与轰鸣的强烈噪音震破了耳膜。头像要裂开来似的剧痛。男子用双手捂住耳朵。

正殿摇晃起来,像是发生了地震。一尊佛像倒下来,一骨碌滚落在地。接着,其余的佛像也纷纷从佛龛上倒下来。倒下的佛像如要逃跑似的在草席上翻滚,凌乱地散落在四处。

从地底下顶上来一股冲击力。

什么东西直接撞击了地面。

一股强烈的震动袭来。炎热。衣服着火了。

男子发出一声悲鸣。他竭力向四周张望,但没有一个可以向之求救的对象。

感觉到恐怖的只有我一个啊!佛龛上圣像的嘴边,依然挂着一丝微笑。

天花板上出现一道道龟裂。雨水飞溅着落了进来,紧接着,一个血红的火球击穿了天花板,落在男子面前。

巨大的火柱升起来,烈焰在燃烧在蔓延,好像是在亲吻着草席和窗户。

在烈火中坠落的窗户的另一边,树木在暴风中摇晃,枝叶纠结在一起,沙沙作响。鸟儿齐刷刷地飞离。

极其刺眼的闪光,和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男子看见，血红的天花板连同屋顶上的瓦片一起坠落。
这是报应吗？看来这段旅程的终点不会是天堂。
要死在这张草席上了。他刚这么想着，视野里就一片漆
黑了。

观音

淫雨霏霏下了一个晚上，路面上湿漉漉的。

上午八点多。出租车司机荒井，在靠近千叶高速的木更津南出口的409国道上慢悠悠地开着车。

车载收音机里传来：“现在播出最新消息。”

荒井的手伸向收音机旋钮，调大了音量。

“今晨七点左右，茨城县美浦村发生了大规模的森林火灾，已通知周边居民紧急撤离。”

森林火灾。在这样的雨天。看来火势一定够猛的。

“当地消防总局称，根据现场上空直升机的侦察结果判断，起火点是正在修复中的要伶寺正殿。可是不光寺庙里没有一点香火痕迹，周边也没有工厂或垃圾处理场之类的设施，就连燃气钢瓶也找不到一只，基于上述情况，茨城县警方认为有可能是一次来自恒星天球教的恐怖袭击，接下来准备开始全面搜查。”

“恒星天球教，”荒井不禁嗫嚅道，“又是它啊。”

尽管处在美英诸国正遭受着基地组织恐怖威胁的时代，但由于伊斯兰教信徒在日本很少，人们普遍认为日本不会遭到恐怖袭

击。看来这样笃定的日子终于走到了头。

这个国家从今年年初开始,受到了与伊斯兰教义没什么关系的似乎是派生出来的一个新兴邪教组织——恒星天球教——的威胁。

“一个月前,”广播里的播音员说,“东京都目黑区的‘人和’日本料理店发生了爆炸。警察的调查结果认为,很有可能是有人溜进店里放置了爆炸物。紧接着,仙台市泉区的‘大郁屋’旅馆、爱知县蒲郡市的柏壁神社、鹿儿岛县出水市的个体户木下章司先生家、山口县岩国市的‘夕村’餐厅,在短短的十七天内相继发生了同样的爆炸。大火把这些建筑物全部烧毁,造成了十一死七十五伤的大惨案。根据许多目击证人的报告,在爆炸发生前后,现场周边出现了一些形迹可疑的男子。报告上说,他们统一穿着立领的上装,居民们和他们说话他们也不搭理,只是面带微笑愣愣地看着人们。根据这类证词,可能是哪个邪教组织的恐怖袭击事件这种可能性就浮出了水面。最后,在靠近仙台现场的河原地区,发现了印着‘恒星天球教教典’的小册子。因此,这些恐怖袭击的幕后策划是恒星天球教这个邪教组织的可能性就陡然上升了。”

说到这本教典,在电视新闻上早已看得耳熟能详了,是一本笔记本大小、褐色封面的小册子,封面上用烫金的文字印着“恒星天球教教典”这几个大字。

因为国民都处在恐慌和疑惑之中,所以我这个生意也不好做啊。在木更津市内兜了一晚上圈子,可是一个乘客也没捞着。

太烦人了,这个恒星天球教。真正的目的不会是为了发泄对出租车这一行的不满吧?

荒井不觉露出一丝苦笑，但随即又猛踩刹车，仿佛受了惊吓。

汽车在潮湿的路面上打滑。一个小学生模样的女孩子的身影越来越近。就在快要撞上的一刹那，车子停了下来。

荒井把窗门摇下来，探出头去。小姑娘用呆若木鸡的眼神看着他。

“喂，你没事吧？”荒井问道，“就这么突然飞出来，危不危险啊？”

真是奇怪！淅淅沥沥的小雨中，这个女孩子既没打伞，也没穿雨衣。相反，她披着一件大人尺寸的蓝色夹克，双手拉住衣领，显得很冷。夹克的下摆处露出一条绿色的裙子。脚上蹬着一双凉鞋，本来应该是白色的袜子被泥浆溅成了菜色。看来不会是去上学的，她既没带拎包，也没背书包。

小姑娘直愣愣地看着他。她是个可爱的姑娘。不过，披肩的长发被淋湿了，脸色发青，圆睁的双眼红通通的。

“你怎么啦？”荒井问。小姑娘默默无言，走到车子的侧面，站在了车后门前。

她想乘车吗？荒井犹豫着，总不能让她就这么站在雨里面。荒井拉动手柄，打开了自动门。

小姑娘在位子上坐下。

荒井回过头去望着她，小姑娘轻声说道：“东京湾观音。”

“什么？”

小姑娘重复说：“东京湾观音。”

“你要去东京湾观音？你身上有钱吗？”

小姑娘点点头。

“这么一大早的，你一个人去拜佛吗？”

小姑娘不作声。只是两眼死死地凝视着他。

荒井深深地叹了口气。来的都是客嘛。多半是和她妈妈或某个人约好在那边碰头的吧。

荒井关上门，翻下计价器。随着一阵吱吱的电音，计价器上显示出起步费。

荒井一边发动汽车，一边专心地听广播。

关于恒星天球教事件的报道还在继续。

“在找到的那本教典上，记载着拥有这部教典的教团信徒的地址。该信徒是住在埼玉县春日都市的一名三十三岁的无业男性，警察通知他主动到警署说明情况，可他随即就失踪了。搜查他家的结果是，发现了教团的组织机构图和恐怖袭击的计划表等重要资料。根据这些资料，恒星天球教计划到 2021 年要实现对日本国内所有宗教团体的控制，他们的目标是要成为日本的国教。为此他们不惜采取任何手段，甚至可能采取大规模恐怖袭击来威胁政府和各宗教团体。他们的教祖是一个教名为阿吽拿的人，他号称自己是基督、释迦牟尼等所有宗教教祖的转世，在那个信徒家里搜到的资料上，留有教祖的照片被撕下来的痕迹。警察认为是该男子在逃跑时拿走的。”

这个叫阿吽拿的教祖来历不明。找到的唯一一个信徒又逃走了，连教团的总部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

警察到底是干什么吃的。就靠整天躲在路边抓别人超速来赚点外快吗，一碰到重大的恶性事件他们就成了睁眼瞎。

播音员还在说着：“穿立领服的那些家伙可能只是恐怖袭击

的执行者，一般信徒也不会对周围的居民承认自己信恒星天球教，他们很可能会在家里偷偷地藏着教典，而在表面上继续过着普通的家庭生活。潜在的信徒人数至今依旧是个未知数。”

关掉丧气的广播。归根结底还是一无所知嘛。

出租车穿小路，开上了富津岬的海湾公路。可以看见堤坝下面的海岸。夏季来这里拾潮^①的游客在路上随意停车会造成交通混乱，但现在这里几乎看不见什么车子。

在阴沉的天空下，大海在咆哮。大浪拍打着海岸，不停地冲刷着岸边的岩石。没有人影。

终于，汽车开上了东京湾观音所在地的大坪山。曲曲弯弯的山路缓缓地向上攀升。

荒井问小姑娘：“要一直开到观音像那里吗？”

“是的。”小姑娘依旧用冷冷的语气作答。

大坪山是一座标高在一百二十米左右的小丘，是获得认可的一座国家级公园。虽说这里是富津的一个观光胜地，但特意远道而来的游客还是很少。富津本身，也不过是一个零星散布着几家门庭冷落的温泉旅馆的小规模景区。

山道上看不见别的车辆和行人。雨天的清晨，山路上一片静寂，终于看见了远处的一尊白垩的观音像。

记得游览指南上写过观音像的高度是五十六米。但看上去并不是很雄伟，也许是因为周围没有别的建筑的关系吧。这里并没有什么寺庙，只是在改造成广场的山顶上，孤零零地伫立着一尊大

① 落潮时在海滩上捕拾鱼介。

观音像。

身材苗条的一尊观世音菩萨。她双手轻轻地放在胸前，背对着东京湾，俯瞰着富津市。

车子开到大观音脚边，就无路可去了。荒井把车开进旁边的停车场，里面停着一辆面包车、三辆轿车。

真没想到，还会有一早就来参拜的虔诚信徒，可不知为什么就是看不见人影。

荒井停好了出租车。

“到了。三千三百元。”

小姑娘慌里慌张地翻弄口袋，掏出了一个皱巴巴的信封。

荒井接过信封，就明白了里面有纸币和硬币。荒井打开信封一看，千元的纸币三张，一百的硬币三个，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打开后门，小姑娘准备下车。荒井对她说：“你爸爸或妈妈在这里吗？”

小姑娘摇摇头。

“那你怎么回去呢？”

“走回去。”

“为什么？”

“因为没钱了。”

在荒井犹豫着该如何作答时，小姑娘下了车。在小雨中，她依然拉着不合身的夹克的领子，踉踉跄跄地向观音像走去。

荒井赶忙开门下了车。他在小姑娘的背后喊道：“你要在这里干什么呢？”

“我要爬到观音像上面去。”

“要爬到顶上去吗？进观音像可是要花钱的噢。”

“我知道。这点钱我还是有的。”

“……这样吧，叔叔我过会就要回去了。如果你也回木更津的话，我就免费送你回去好了。”

小姑娘停住脚步，转过身来。脸上浮起微微的笑容。

头一次看见她露出微笑。可是，她什么话也不说，又朝着观音走去。沉重的、如在地上拖着一般的步履。

荒井挠挠头。

不知道她是出于怎样的理由，不过还是等她拜完佛再说吧。

可是，这尊观音可是昭和三十六年^①建造的，它跟泡沫经济时期发了横财的宗教团体建的那种电梯扶梯之类一应俱全的大观音全然不同。他曾进去过一次，里面只有一个徐徐上升的三百一十四级螺旋形楼梯。看那个小姑娘的样子，她是肯定没有体力爬到最顶层的。

随便她去可不好。荒井向着小姑娘刚才走过的观音的脚边追了上去。

静谧的森林包围在四周。零星地散落着几尊创始人的铜像、供奉着死胎牌位的地藏王菩萨，甚至还有锈迹斑斑的秋千和单杠。

后面有家小卖部，虽说挂着观音会馆的招牌，看上去却像是一幢平房建筑的小型民居。

荒井看见小姑娘的身影爬上了在观音像左脚跟处的窄石阶，他飞快地追上去，可她跑进了观音像里，消失不见了。

① 1961 年。

这一带地面没有铺筑过，因此有些泥泞。为了防止滑倒，荒井放慢了脚步。

他看见了眼前的一块招牌，上面写着：观音体内巡游。

进场时间是上午八点到下午四点半，结束时间是五点。成人五百元，中学生（初中、高中生）四百元，儿童（从五岁到小学六年级）三百元；照相机、贵重品以外的手提物品可寄存；私自拿走放在顶层的香火钱或佛像之类，属于犯罪行为。监控探头拍摄中。

招牌对面有个窗口。荒井走到那里，一个大约五十过半的女人把头从报纸里抬起来，用生硬的口气告诉他：“五百。”

“不，我不是要进去。”荒井说，“我是要问您刚才进去的那个小姑娘，她买票了吗？”

女人皱起了眉头。“是的，她买了。”

“还有别人进了观音像吗？看上去像那个小姑娘的监护人什么的人，有吗？”

“这个嘛，”女人显出很不耐烦的神色，把报纸叠起来，“那姑娘总是一个人来的。”

“总是？这么说，她经常来这里啰？”

“是啊，几乎每天都来。要是不放心，您就陪她一起爬上去好了。”

“不，还是免了吧。我恐高的。”

荒井折回去，绕到了观音的正面。

他抬头瞧着观音的脸。她的面容非常慈祥，头上戴冠。

螺旋形的楼梯一直延伸到那顶帽子那里。记得每隔一定的高